

<<季羨林随想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季羨林随想录>>

13位ISBN编号：9787507422023

10位ISBN编号：750742202X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地：中国城市

作者：季羨林

页数：2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季羨林随想录>>

内容概要

大德大智隐于无形，季羨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本书收录了季羨林先生的黄昏、回忆、枸杞树、夜会（书评）、寂寞、年、兔子、母与子、红、香椽、老人、夜来香开花的时候等诸多的精彩随笔。

<<季羨林随想录>>

作者简介

季羨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长等职。

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著作已经汇编成一《季羨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羨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季羨林随想录>>

书籍目录

黄昏回忆枸杞树夜会（书评）寂寞年兔子母与子红香櫟老人夜来香开花的时候一双长满老趼的手去故国——欧游散记之一表的喜剧——欧游散记之一听诗——欧游散记之一寻梦海棠花Wala忆章用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马樱花夹竹桃一朵红色石竹花朵朵葵花向太阳处处花开夹竹桃五色梅槐花石榴花登黄山记登庐山登蓬莱阁石林颂西双版纳礼赞游石钟山记游小三峡富春江上星光的海洋赞西安观秦兵马俑海上世界洛阳牡丹火车上观日出换了人间——北戴河杂感美人松延吉风情法门寺游唐大招提寺佛山心影歌唱塔什干重过仰光忆日内瓦

<<季羨林随想录>>

章节摘录

黄昏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

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

有数不清的天，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

我要问：有几个人觉到过黄昏的存在呢？

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

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

仿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心头。

他们知道：夜来了。

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

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

他们在低矮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

黄昏真美呵。

他们却茫然了。

他们怎能不茫然呢？

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黄色的消失，鸦背上白色的消失而消失了。

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

黄昏走了。

走到哪里去了呢？

——不，我先问：黄昏从哪里来的呢？

这我说不清。

又有谁说得清呢？

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问它到底。

从东方吗？

东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

从西方吗？

西方不正亮着红霞吗？

从南方吗？

南方只充满了光和热。

看来只有说从北方来的适宜了。

倘若我们想了开去，想到北方的极北端，是北冰洋和北极，我们可以在想象里描画出：白茫茫的天地，白茫茫的雪原和白茫茫的冰山。

再往北，在白茫茫的天边上，分不清哪是天，是地，是冰，是雪，只是朦胧的一片灰白。

朦胧灰白的黄昏不正应当从这里蜕化出来吗？

然而，蜕化出来了，却又扩散开去。

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过了小溪，把深灰的暮色溶入垮玖的水声里，水面在阒静里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

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到我们的国土里。

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像什么呢？

是不是应当像一阵灰蒙的白雾？

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

<<季羨林随想录>>

跑了来，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随了弥漫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也随了暮鸦背上的日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但是，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

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

但似乎又在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流动里。

它带来了阒静，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

但是死寂吗？

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

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优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压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像一张薄暮；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

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

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的东西。

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

——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给人们关在门外，是我这样说吗？

我要小心，因为所谓人们，不是一切人们，也绝不会是一切人们的。

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常常待在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表明我比别人强。

意思很简单，就是：别人不去，也或者是不愿意去这样做。

我（自然还有别人）适逢其会地常常这样做而已。

常常在夏天里，我坐在很矮的小凳上，看墙角里渐渐暗了起来，四周的白墙上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

在幽暗里，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我的心里。

天空里飞着蝙蝠。

檐角上的蜘蛛网，映着灰白的天空，在朦胧里，还可以数出网上的线条和粘在上面的蚊子和苍蝇的尸体。

在不经意的時候蓦地再一抬头，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闪着眼的小星了。

在冬天，天井里满铺着白雪。

我蜷伏在屋里。

当我看到白的窗纸渐渐灰了起来，炉子里在白天里看不出颜色来的火焰渐渐红起来，亮起来的时候，我也会知道：这是黄昏了。

我从风门的缝里望出去：灰白的天空，灰白的盖着雪的屋顶。

半弯惨淡的凉月印在天上，虽然有点凄凉，但仍然掩不了黄昏的美丽。

这时，连常常坐在天井里等着它来临的人也不得不蜷伏在屋里。

只剩了灰蒙的雪色伴了它在冷清的门外，这幻变的朦胧的世界造给谁看呢？

黄昏不觉得寂寞吗？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了多久。

黄昏仍然要走的。

李商隐的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能久留吗？

它也真的不能久留，一瞬眼，这黄昏，像一个轻梦，只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它的寂寞走了。

走了，真的走了。

现在再让我问：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

这我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

<<季羨林随想录>>

我也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问它到底。
但是，推想起来，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吧。
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
我看到它怎样的走了。
——漫过于南墙，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那片树林；漫过了美丽的南国，一直到辽阔的非洲。
非洲有耸峙的峻岭，岭上有深邃的永古苍暗的大森林。
再想下去，森林里有老虎——老虎？
黄昏来了，在白天里只呈露着淡绿的暗光的眼睛该亮起来了吧。
像不像两盏灯呢？
森林里还该有莽苍葳蕤的野草，比人高。
草里有狮子，有大蚊子，有大蜘蛛，也该有蝙蝠，比平常的蝙蝠大。
夕阳的余晖从树叶的稀薄处，透过了架在树枝上的蜘蛛网，漏了进来，一条条灿烂的金光，照耀得全林子里都发着棕红色。
合了草底下毒蛇吐出来的毒气，幻成五色绚烂的彩雾。
也该有萤火虫吧，现在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
也该有花；但似乎不应该是夜来香或晚香玉。
是什么呢？
是一切毒艳的恶之花。
在毒气里，不正应该产生恶之花吗？
这花的香慢慢融入棕红色的空气里，融入绚烂的彩雾里。
搅乱成一团，滚成一团暖烘烘的热气。
然而，不久这热气就给微明的夜色消融了。
只剩一闪一闪的萤火虫，现在渐渐地更亮了。
老虎的眼睛更像两盏灯了。
在静默里瞅着暗灰的天空里才露面的星星。

<<季羨林随想录>>

编辑推荐

《季羨林随想录9(夜来香花开的时候)》：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

忍者，相互容忍也。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

”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

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